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T

*Trillion Year Spree:*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By Brian Aldiss With David Wingrove

# 亿万人大狂欢

## 西方科幻小说史

【英】布赖恩·奥尔迪斯 戴维·温格罗夫 著  
舒伟 孙法理 孙丹丁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T

*Trillion Year Spectacle*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By Brian Aldiss With David Wingrove

# 亿万人大狂欢

## 西方科幻小说史

【英】布赖恩·奥尔迪斯 戴维·温格罗夫 著  
舒伟 孙法理 孙丹丁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亿万年前大狂欢:西方科幻小说史/(英)布赖恩·奥尔迪斯,  
戴维·温格罗夫著;舒伟,孙法理,孙丹丁译.—合肥:安徽文艺  
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396-3446-3

I. ①亿… II. ①布…②戴…③舒…④孙…⑤孙…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小说史-西方国家 IV. ①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4385号

引进图书合同登记号:1210774

TRILLION YEAR SPREE: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By BRIAN ALDISS, DAVID WINGROVE

Copyright © 1986, 2001 BY BRIAN ALDI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ANHU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人:朱寒冬

总策划:韩进

总统筹:朱寒冬 刘冬梅

责任编辑:曾冰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3533889

印制: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3355286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43 字数:650千字

版次: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6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西方科幻文论经典译丛”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泉根

副主任委员：王逢振

委员：丁素萍      王泉根      王逢振

王建元      陈 晖      吴定柏

吴 岩      郭建中      张国龙

伊丽莎白·安·霍尔 (Elizabeth Ann Hull)

詹姆斯·冈恩 (James Gunn)

格雷·威斯特福 (Gray Westfahl)

丛书主编：吴 岩 舒 伟

## 本书翻译分工

序 论 .....	舒 伟 译
第一卷 “从哥特式小说走来”:第一章至第九章 .....	舒 伟 译
第二卷 “走进欢乐大时代”:第一章至第四章 .....	孙丹丁 译
“走进欢乐大时代”:第五章至第七章 .....	孙法理 译
尾 声 .....	孙法理 译
全书统稿 .....	舒 伟

## 总 序

科幻文学是科学和未来双重入侵现实的叙事性文学作品。这种文学发端于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速度显著提高、开始对质朴自然的生活产生影响的时刻。自工业革命以降,现代化成为社会变化的主流,科幻文学用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描述并参与了这一宏观的社会变革。

科幻文学是关于现代化的文学,更是关于现代性的文学。从内容上,它所包含的“启蒙”、“理性”、“进步”和“科学”等宏大主题,将其牢牢地雕刻在现代性大厦的相应位置。从手法上,它所采用的各种前卫性美学尝试,对古典小说核心特征所进行的种种反抗,又使它毋庸置疑地处于各个时代新旧美学更替的“刀锋边缘”。

科幻从来不是主流文学,但却从来享有着比主流文学中多数作家更多的读者。从玛丽·雪莱到儒勒·凡尔纳、H. G. 威尔斯、艾萨克·阿西莫夫、郑文光、叶永烈,再到今天的星河、韩松、王晋康、刘慈欣、斯皮尔伯格和卡梅伦,科幻文学在学术领域的遭遇和在普通大众中的遭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地位的突破性改变,由于后现代哲学的普遍繁荣,科幻文学的学术境况也正在逐渐改变。在自然和技术领域,科幻正在成为新知识的增长点。美国宇航局甚至提

供经济资助去探索科幻文学中可能的新的宇航方式。在公共管理实践方面,科幻小说《神经浪游者》成了一段时期内世界各国规划未来网络发展的参考读物。当然,最重要的改变发生在传统的、曾经对科幻文学嗤之以鼻的人文领域,在大学文学院中,有关科幻的研究方兴未艾。科幻不但被当成一种叙事文学来考量,更被当成一种文化存在、一种可能进入未来文化核心的具有充足价值的边缘存在被重新估价。就连一贯标榜严肃的诺贝尔奖评委也忽略了种种纠缠,终于决定将2007年度文学奖授予曾经撰写过许多科幻小说的女作家多丽丝·莱辛。

在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除了上述种种状况之外,还具有本土化的特色。早在上世纪初,中国最早的科幻翻译和创作就已经展开,诸如梁启超、鲁迅、茅盾、老舍等现代文化的先行者都曾经给这一文类的发展做过身体力行的推进。新中国成立之后,科幻文学几度繁荣,几度衰落,甚至常常被政治运动所殃及。即便是在政治环境良好的时期,社会舆论和学术视野中的科幻文学也呈现出永恒的边缘化趋势。是这种文学本身存在着什么奇异的特性?抑或是我们的文化无法接受这种舶来品?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以我的名义申报并成功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该研究的全名是“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批准文号为04BZW012)。在获得项目批准之后,学术委员会立刻得以组建。委员会由王泉根教授担任主任委员,王逢振教授为副主任委员。成员包括丁素萍教授、郭建中教授、吴定柏教授、王建元教授、陈晖教授、张国龙副教授、伊丽莎白·霍尔教授、詹姆斯·冈恩教授和格雷·威斯特福教授。丛书主编由我和舒伟教授担任。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西方科幻文论经典译丛”就是该研究项目的结项成果之一,共分5册。其中《亿万年大狂欢》是英国著名作家布赖恩·奥尔迪斯的科幻历史名作,出版至今已经30年,获得过多方肯定。许多观点更新了对科幻文学的原有认识。《科幻小说变形记》和《科



幻小说面面观》由达科·苏恩文著。苏恩文以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科幻，两书的出版成为了西方科幻理论发展的里程碑事件。《科幻文学的批评与建构》是汇集了美国著名科幻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罗伯特·斯科尔斯等人的理论文集，分别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理论视角描述了科幻文学，该书还对西方科幻批评发展的轨迹进行了梳理。《阿西莫夫论科幻小说》则是黄金时代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重要创作感言，其中既有对科幻历史的介绍，也有对科幻发展的亲历，更有他自己对科幻文学的种种看法。

本套丛书是由我和舒伟教授共同策划、选择和组织翻译的。舒伟教授和天津理工大学丁素萍教授亲自参与了翻译。由于科幻理论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诸多领域，整个翻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坎坷。有时候，短短的一页中就会出现西方人文或科学历史中的诸多人物、理论或事件，要想进行准确的翻译，必须参阅多种文献才能确认。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译者还对整个丛书进行了必要的注释，希望能尽量减少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遇到的障碍。编者对他们扎实的态度深表敬佩。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院校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参与了相关图书的翻译工作，选修笔者科幻课程的本科生参加了对图片的寻找。加州大学的在读博士李广益、大众科技报副总编辑尹传红、儿童科普期刊编辑杨蓓、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苏湛博士、自由撰稿人李兆欣等都在各个阶段参与过相关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解玺璋、王一方、陈香等对丛书出版所做的前期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王泉根主任从选题、约稿到编辑和丛书最终完成，都手把手地指导，并多次给我鼓励，要我放手做，不要太多拘束。他对我学术成长方面的殷切期望，也给这套书的最终完成提供了动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王逢振教授，是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就熟识的老师。他在那时就已经率先开始翻译国外优秀科幻



作品。进入90年代之后,他的兴趣逐渐转移到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当我向他求助,要求他参与到本书的学术委员会工作中的时候,他不但欣然同意,还主动承担了西方科幻文论的选编和翻译,在此谨向他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时间和学识的限制,丛书中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不当之处,责任全在笔者,希望读者提出恳切意见,我们一定会继续修订和改进。我们更期待中国本土的科幻理论研究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吴岩

于北京师范大学

2011年7月

## 作者献辞

作为一种流行的大众文学形式,科幻小说在 19 世纪获得迅猛发展。它在诸如英国、美国和法国(主要以儒勒·凡尔纳为代表)这样的正在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异军突起。“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这个笨拙不当的名称常常会引发误解,因为科幻小说在叙述风格方面往往带有哲理性,或幽默或夸张。许多希望从现实主义中寻求变化的人都创作和阅读科幻小说。我们可以把科幻小说看做是我们时代的想象力所需要的生物燃料。我希望中国——勇敢地迈向未来的中国——会喜爱它对旧传统的挑战和它对新事物的评判!

真挚的,布赖恩·W.奥尔迪斯

2007 年 11 月 15 日

## 序 论

有一天我父亲会停下科幻小说的写作,去写一些大家都想读的东西。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

《加拉巴戈斯群岛》(*Galapagos*)

你站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上。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某些物体,并且向你急速地飞来。那是一个页岩状的山坡,上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洞穴,洞口设了防。这山坡旋转着飞驰而来。

冲你飞来的还有其他的東西,那些东西一连串地迎面扑来。一个由高跷支撑着的村庄踏进湖水里,随后是一个筑有泥墙的棕色小城、一座镶嵌有青铜的金字塔、一座古亚述和巴比伦的金字形神塔、一群来自阿兹特克文化<sup>①</sup>的巨大的壁垒,还有津巴布韦古代的绝壁、精巧的东方庙宇、吴哥窟、印度的佛庙建筑、中国的陵墓。

这些怪异的建筑悄然出现,又飘然而去,在平原上投下它们的影子,随后转瞬即逝。全都是生命、死亡和征服的纪念碑,全都是虔诚信念的纪念碑——欧洲的哥特式教堂也飘然掠过。

古墓、塔楼、大学学府。

还有个东西也在移动,发出巨大的声音,冒出滚滚的浓烟。它行进着,越来越近。它是个笨重的形体,带着高高的烟囱。在靠近时,它装点着自

---

<sup>①</sup> 阿兹特克文化(the Aztec culture):阿兹特克人是生活在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他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高度的文明,其族人大约从公元1200年起在墨西哥中部建立帝国,1521年为西班牙殖民者征服。——译注

己,扭动着,变幻为各种金属的形体。现在它是光亮的、流线型的,沿着金属轨道快速滑行,车厢像蛇行一般蜿蜒拖曳在它身后。当它飞驰而去时,在它突然变成的火箭飞船的形状之中显露出一个暗示,这些飞船就停靠在它的未来。

当这机器呼啸着从工业革命向我们奔来时,为什么它与其他一切的形状都不相同呢?

因为它拥有移动自己的力量。因为它是大地上第一种跑得比猎豹、牡鹿、飞奔的骏马还要迅疾的东西。

因为它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时刻表的世界,在那里我们必须遵循每件事情本身的安排,而不是让事情来适应我们。因为这些时刻表促使我们去展望仿佛无边无际的原野一样展开在我们面前的物质世界。

因为它出现于激荡着科技变革浪潮的 18 世纪。

科幻小说是 20 世纪后半叶的主要的文学成就领域之一。如今它主要是一种美国的艺术形式——这话既是强调,也是事实。它恰逢科技进步的伟大时代,也恰逢美国获得超级大国地位的时代。

科幻小说虽然出现于工业革命时期,但它的起源和灵感却并非来自美国。这倒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只有当开发出了比海潮或风力更为可靠、比马匹还要迅疾的能量的时代里,我们才能期待那关注能量问题的文学出现——无论它是现实地关注,还是象征性地关注。这正是科幻小说(即科技时代的小说)所关注的问题的核心之所在。

如今,人人都知道科幻小说,而且都认为自己知道科幻小说是怎么回事。但并非人人都阅读科幻小说,也并非人人都赞同科幻小说。然而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与之相应的艺术。

优秀的科幻小说并不需要在现实中行得通,但它却使现实变得更加清晰。

这就是科幻小说的故事,从它那微不足道的开端一直讲述到现在的故事,一个奇妙的、迷人的故事,甚至对于那些非科幻小说迷们来说也是如此。



当灰姑娘终于在舞会上获得成功时,每一个人都心花怒放(只有几个丑陋的异母姐姐例外)。

那么科幻小说究竟是什么呢?请往下读。

这本《亿万年大狂欢》是从发表于1973年的《千万年大狂欢》(*Billion Year Spree*)发展而来。从那以后,科幻小说一路前行,迅猛发展,达到了可观的规模。过去的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运动如今已成了一种文化墙报的组成部分。我们这部新作将按年代记述它奇异的发展过程,并加以阐释,且对那些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进行探讨。

任何人,即使对科幻小说领域知之甚少的人也都知道,如今科幻小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这些变化是标志着它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接受呢,还是意味着标准在令人沮丧地下滑?这却是难以判断的,它使我们无所适从。普遍盛行的是一种危机意识。我们希望澄清形势,无论我们所持的观点是否能被立即接受。

对科幻小说的一切探讨都涉及到概括和归纳。科幻小说成为一种同类同质产品的时期从来不曾出现过——它可能由相去甚远、差异很大的大众心理刻板地重复着。的确,从米歇尔·巴托(Michael Butor)和约翰·W.坎贝尔(John W. Campbell)到科幻小说迷们,人们都曾尝试着从文学罗盘的各个刻度去强求一致,而绝大多数作家都在规避着这种类型化的做法。然而科幻小说的称号仍然具有很重的分量,无论对友对敌,都是如此。

聚集众多的个人在同一面旗帜下奋斗,这是科幻小说在任何时期都表现出的情形。虽然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具个性化,有些人想摆脱那面旗帜,有些人想更加深入地进入到这面旗帜下的阵营里,还有许多人则在这面旗帜下声势煊赫地向前挺进。

有些人非常热衷于搞一套共同确定的规则,他们会创作出经过最清楚界定的类型小说(*generic fiction*)。而最独立的人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则会非常明显地——超越类型规则的约束,毫无顾忌。

是我行我素呢,还是顺应期望?两者都是众所周知的文学策略。

困难(科幻小说范围的无边无际)在于一个严峻的事实:它既是程式化的,又是超越类型的。这是一个很容易陷入类型之中的模式<sup>①</sup>。这个模式是灵活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新的设计构想总在不断涌现。科幻小说可以同时做到既遵循常规,又别出心裁。

当两种类型的作家——打破传统者和偶像崇拜者——相互对峙、互怀敌意时,在科幻小说领域里往往就出现了最繁荣的局面。然而,即使是同一阵营的成员,也很少有完全一致的看法。还有些作家则觉得自己并非任何一方的成员,因而拒绝任何归属。

在一些出版商制定了清楚界定科幻小说的规则之后,这一点是需要明确指出的。其他出版商只出版科幻小说。这种单一文化行为造成的危险是双重性的:广义的(通常行动性的)科幻小说得以出版,而不太火暴耀眼的作品则遭到拒绝。或是火暴喧闹的局面,或是科幻小说出版的令人不快的症状,这种情况是会长久持续下去的。

没有意见分歧就没有科幻小说。科幻小说所描写的题材本身就很具争议性。我们是否要推动科技发展,直到这个行星的表面全都被水泥和钢材覆盖?是否所有的宗教都是反常的怪物?战争是否真的无法避免?人工智能是否可以取代表理,而这又是否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是否需要征服太空?乌托邦社会怎样才会到来?我们不朽的灵魂到底是什么?

当然,概括能力是理性的重要工具。如果没有概括普遍现象的能力,我们就找不出任何规律。如果本书不对普遍现象进行分析,我们就用不着著书立说了。例如,我们谈论30年代,就仿佛那些岁月像树莓或芒果一样,带着独一无二的香气。我们也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这样去谈论30年代或60年代始终是方便的,肯定会得到大家的谅解。

---

<sup>①</sup> 虽然科幻小说更适于被描述为一种模式,而不是一种类型,但“类型”这个术语已经被沿用,而且频繁地出现在这些字里行间,而“模式”这个术语尽管可能会更准确一些,但却显得更牵强一些。对于更多超越科幻小说的大众通俗类的出色探讨,参见约翰·G.考威尔蒂(John G. Cawelti)的《历险故事、神秘故事和传奇故事:作为艺术和大众文化的程式故事》(*Adventure, Mystery and Romance: Formula Stories as Art and Popular Culture*),芝加哥,1976年。尽管考威尔蒂没有讨论科幻小说,但他的论述常常为认识科幻小说的长处和问题提供启示。——原注

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幻小说没有历史,本书所讲述的故事不过是又一个推断而已,而且是一个虚假的推断,说什么 E. E. 史密斯不能放在同一本书里与萨摩萨塔的琉善(Lucian of Samosata)<sup>①</sup>相提并论;说什么 A. E. 范·沃格特(A. E. Van Vogt)不能与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相提并论;说什么本书中叙述的演进过程并不曾发生过;还说那些通俗杂志上刊登的作品根本不能与奥尔德斯·赫胥黎或者乔治·奥威尔的作品相提并论。

这种由分离论者提出的观点是精细的——可又过于精细了。这种观点关注的是作者的目的。然而,科幻小说史必须关注读者的兴趣。而且,对科幻小说的读者而言,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与巴勒斯的“巴松王国”同样有趣,《一九八四》<sup>②</sup>与《2010年》同样有趣,C. S. 刘易斯与罗伯特·海因莱因具有同样的价值。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们完全站在了读者一边。当然,双方对彼此的影响也是确切无疑地存在的。

有一种判断我们却无法制止,说什么科幻小说全是废话,毫无价值。这可是“第二十二条判断”<sup>③</sup>。

“第二十二条判断”不完全是怀有敌意的外部世界的产物,它也部分地是科幻小说世界内部的产物。这个世界坚持几个判断,它的理解各不相同,不仅是各不相同,而且是各有优劣。这种防御性的夸耀,结果适得其反。不合逻辑之处显而易见:在我们年轻时曾非常杰出的作家 X 最近发表的低沉忧郁的科幻小说还不如阿根廷新小说家 Y 的处女作。然而也许——仅仅是也许——作家 Z 的下一部杰出的科幻小说比作家 Y 的第二部小说还要好。文学的判断必须面对种种个性化的情况,而不是面对牲畜市场。

① 琉善(即鲁齐阿努斯,也称卢奇安,120—190):古希腊作家,由于出生于叙利亚的萨摩萨塔而被称作“萨摩萨塔的琉善”。作为欧洲古代文学作者中最后一位重要作家,琉善有著作约八十篇,用希腊语写成,内容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最主要的著作有《诸神的对话》、《亡者的对话》,以及讲述荒诞离奇的航海游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等。——译注

② 《一九八四》: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49年出版,叙述一个人对集权主义的没有希望的凄惨斗争。——译注

③ 作者在此处借用了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在其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中所杜撰的一条自相矛盾的军规。这条军规虽然不是白纸黑字写下的条文,却又无处不在。由于其自相矛盾的推理逻辑,任何人都无法对它提出异议,任何人对它都无可奈何。——译注

这个道理在科幻小说界越早得到认同,我们就可能越早地转变异议者,并使“第二十二条判断”被废除。本书不近情理的希望之一在于:它可能转变各地奇特的异议者——他们总是持有自己的看法。

对许多人而言,科幻小说已成为一种生活环境。它包含他们希望从生活中获得的一切。然而科幻故事或科幻小说和任何书籍一样,都是由文字形成的。一般而言,它只是一种可以辨认的文字形式——一种特殊的叙事确保了科幻小说的大部分趣味。但它的形式,那来自哥特式小说的形式,却往往被忽略了。哥特式小说是在18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类传奇故事,以悬念和神秘取胜,其中具有有一些——为数不多的——令人恐惧的场景。对此,我还有一些话要说。

工业化的兴起推动了大型制造业城市的发展。为了谋生,人们不得不生活在陌生人群当中。更为准确的铁路时刻表取代了教堂的钟声。

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持续变化的环境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它所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人类的心灵不可能不受到这类变化的影响。

为适应这种现状而发展出的小说,一种中产阶级的小说,介于浪漫传奇和现实主义小说之间,也介于科学与神话之间——这就是哥特式的幻想故事。起初它只是追溯过去,是怀旧的、感伤的,但为了更好地应对滋养了它的环境,它在19世纪得到迅速发展。<sup>①</sup>残酷的父亲和引诱女人的僧侣之类的原型人物转变成了科学家和怪物异类这样的原型人物。

纯粹从娱乐出发的,作为“逃避主义”的哥特式小说,在表现时下流行的恐惧、希望和迷恋时确实具有出色的力量。它可以深入到那些严肃的社会小说无法涉足的领域。尽管社会小说被看做是19世纪的主流文学形式,但它的另一半幽灵——哥特式小说,从该世纪初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

---

<sup>①</sup> 最近的一部关于小说中的哥特式传统的专著是威廉·帕特里克·戴(William Partick Day)的《在恐惧和欲望的圈子里:哥特式幻想文学研究》(*In the Circles of Fear and Desire: A Study of Gothic Fantasy*),芝加哥,1985年。戴清楚地界定了其他评论家似乎经常没有觉察到的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那些旨在提供逃避和娱乐的小说的核心之处,19世纪的读者直接面对了他们试图逃避的东西。哥特式文学的强大力量来自于它能够将这些恐惧转变为欢愉。——原注



stein)到该世纪末的《吸血鬼德拉库拉》(*Dracula*),一直跟着它悄然前行。的确,这些小说中出现的原型人物如今已为全世界所熟悉:奥利弗·特威斯特、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在各自的环境之外名声并不特别响亮,还不如弗兰肯斯坦和德拉库拉伯爵。

纯粹单一的类型是不存在的。哥特式小说从来就不是同源同质的。它可以用浪漫传奇的特点和部分的现实主义特点来整合和强化自己。在19世纪80年代广受欢迎的探险小说明显地融合了哥特式幻想和更加古老的故事讲述的传统因素。然而混杂性、改编性、创造性,甚至模仿性都属于故事讲述的重要因素。听众和读者需要新奇的东西,也需要检验他们所熟悉的故事的试金石。

哥特式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从一个“自然世界”陷入地狱或被禁锢之地,那是主人公为寻找一个秘密、一种身份认同,或一种关系而自愿地或非自愿地前往的地方。本书汇集了许多具有这类母题的故事:从凡尔纳的在地心历险的著名行动、弗兰肯斯坦进入尸骨存放室的活动、德拉库拉进入大地棺材中的活动,或前往“特伦托”(Trantor)的旅行(“特伦托”实际上完全是个地下的行星),直到在《英国地下的王国》(*Land under England*)中那不怎么有名的英雄所进行的神秘的寻父行动。

这个不情愿的主人公从拉德克利弗夫人笔下悲枪的少女演化成了现代人物。经过爱伦·坡、威尔基·科林斯、柯南·道尔的提炼,重要的角色就演化成了现代侦探或私人侦探。在这一进程中,这些角色发生了分化,成了科学家、发明者,或太空旅行者。

伴随着前往其他世界或未来世界的探险旅行而出现的,是发现某种秘密的需要、探寻某种身份特质的需要,以及探索某种关系的需要。工业化的进程对推动许多自然科学门类的发展很有帮助,其中包括地质学和天文学。一种对自然界的力能论(dynamism)<sup>①</sup>式的了解(因为神学的戏剧性说法,力能曾被认为处于静止状态)与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到了一起。进

① 力能论:以力和能来解释宇宙的理论或哲学体系。——译注